

让自然在灵魂内放光

——《陶渊明的幽灵》读后

曲令敏

鲁枢元的学术专著《陶渊明的幽灵》，是一本值得细细品读的好书。闲读多年，我对理论性强的大部头早已失去了阅读兴致，这本书却让我耳目一新。最难得是鲁先生的才华、学养俱丰，识见又在高端，且像老农一样守在田亩，开课授业之余，笔耕不辍。《陶渊明的幽灵》就是他承担国家基金项目“自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演替”之后，对中西自然哲学广纳博采，先期发表的20多篇论文已经结集为《生态批评的空间》，他主持编写的《自然与人文——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》厚厚两卷一百多万字也已出版。六年辛苦不寻常，鲁枢元终至与晋代诗人陶渊明呼吸相通，得以眼见诗人的“生命姿态、生活理念、生存方式、审美情趣……”一溪清流出山来，瞬时照亮了成形于内的层山峻岭，“行走在山阴道上，跋山涉水、柳暗花明、读书写字几如幽魂附体，二六之中未有已时。”成就了这一部开山之作，被业界认定为当代社会化解生态危机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理想的理论依据。

“人类‘元问题’”“自然的魂魄”“道家自然哲学的现代衍变”“清贫自守与消费社会”“陶渊明的海外‘自然盟友’”“闲逸与劳动伦理”……

目录中这些题目浩浩荡荡，深邃而辽阔，说到底，还是自然与人的问题，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，外部的自然生态被破坏之后，内在的精神生态随之败坏，且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我们用什么拯救自然生态？用什么救赎自己的灵魂？怀着进深山探索美景的渴望与好奇，我硬着头皮走进了这一方文字构筑的林野。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阅读经历，掩卷之际，不能不对鲁枢元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心生敬佩，为这一片信息密集的文字叫叹深深陶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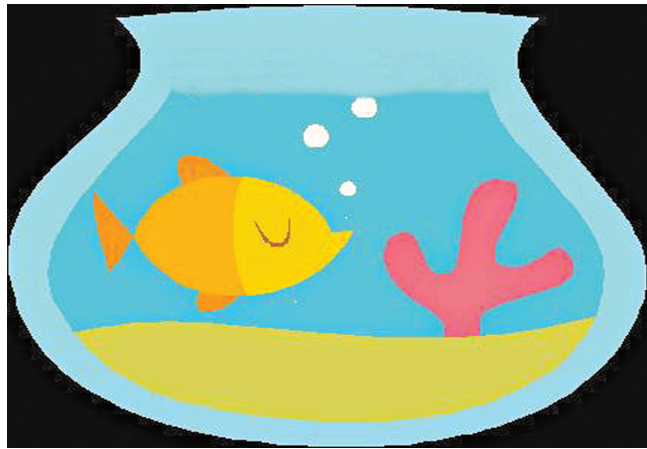
看他对中外高人的细心爬剔与发掘，老子、庄子自成滥觞，诗经、楚辞、宋山水广开溪壑，人与自然的深情远意相生相谐数千载。往小里说，这是洗心的山溪；往大里说，这是济世安邦的良药。诚如鲁枢元先生所言：“相对于坚

实、强大、光明、时尚的科技与管理，文学艺术是如此的轻柔、虚飘、幽微、苍老，所谓‘文学的拯救’，恐怕只能招来更多的嘘声。然而，我们就只剩下这些了！好在还有中国古圣哲的言说为底气：‘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；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；知其白而守其黑；柔弱胜刚强。’”

一边读我就想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真的像一些人说的断灭无续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不仅有鲁枢元这样的大家学者举火传薪，更让人怀有信心的，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一直就在广大的民间，在孩子们的游戏里，在说书人的谣曲里，在年节祭祀的习俗里。我们这个泛神化的民族对上天、对自然万物的敬畏，不是喧嚣一时的暴虐能够断灭得了的。八年行于野，我看到了山河破碎，满目疮痍，也深切地感受到了青青未了的温软民心……

陶渊明的《桃花源》，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，里尔克的诗句，卢梭、梭罗、贺麟等自然之子相隔千年万里而心相通；屈原、李白、苏东坡、王国维、沈从文……先贤们青山迢递，自成峰峦。维泽明的《水车村》，詹姆斯·卡梅隆的《阿凡达》，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，林林总总，无不翕动着人类对这一元问题的冷静思省……今有鲁枢元先生不避艰辛，将这些人物放进时代的流波之中漂洗，逐一激活，使之以清新的样貌与读者相见，让人得以在阅读中呼吸他们灵魂的芳香，窥见他们的精神华彩。

欣闻《陶渊明的幽灵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我为先生高兴的同时，感受到上下一心“不要金山银山，也要青山绿水”，环保理念如劲风吹来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，现实生活中市场化、货币化的远不止自然资源，在搅拌机一样的快速旋转中，生活碎片化，心灵空洞化，精神荒漠化，人格矮化，许多人已经在异化中迷失了本性。修复精神生态，让人回归人的尊贵，将会比修复破碎的自然生态更加艰难。《陶渊明的幽灵》生逢其时，它是哲学的，史学的，文学的，又是生态学的、科学的，确实值得有识之士深读并且珍藏。



最是温情那一扶

淡然涵凝

带了大包小包的各种物品，去看望父母。有母亲爱吃的烧鸡和甜软的蛋糕，有给父亲买的当下衣服，还有一些香蕉橙子草莓等水果。

双手提着物品，上了公交车，朝向最后排的一个空座走过去。刚走到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，车子就启动了。我的身子一晃，双手根本支撑不了平衡，眼看就要摔倒，旁边的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伸出手来，急忙把我扶住，然后扶着让我坐下。我把东西放在脚边，感激地看向这位大妈，连声道谢，心中涌出了说不出的微微感动和温情。

那日，做家务不慎将腰部扭了，按摩治疗后，医生建议我适当地散步运动。傍晚，我便在家门口散步。慢慢地走着，突然腰部剧烈地疼痛起来。我手扶着腰部，额头上也渗出了汗珠。

前面是个花园，旁边有个石凳子，一个大妈领着一只小宠物狗在散步。我于是一步一挪，艰难地走过去，缓缓坐下来。歇息了片刻，准备站起来，站立的瞬间，腰部的筋发生了痉挛，我疼

得“啊”了一声。那位大妈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注意到了我，她用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，然后向我走来，小心地询问我：“闺女，你怎么了？看你那么难受，是腰痛吧，我扶你起来。”我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点点头。大妈把手伸向我，扶着我慢慢站起来。我的眼睛这时被什么蒙住了视线，是眼泪，更是心里升腾出的那种感动和温情。

人生在世，一辈子都在走路，难免有站立不稳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磕磕绊绊，更有跌倒在地的时候，这时，能有人及时向你毫无顾忌地伸出相助的手，搀扶你安全地站立，这是多么珍贵。一生中，我们会遇到无数形形色色的路遇者，大多都是不知名的陌生人，他们在你最需要的关键时刻，伸出热情的手有力一扶，留下的则是永久而珍贵的深刻记忆。无论何时，回忆起来，我们内心都涌动着难忘的温情。

人生在世，一辈子都在走路，难免有站立不稳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磕磕绊绊，更有跌倒在地的时候，这时，能有人及时向你毫无顾忌地伸出相助的手，搀扶你安全地站立，这是多么珍贵。一生中，我们会遇到无数形形色色的路遇者，大多都是不知名的陌生人，他们在你最需要的关键时刻，伸出热情的手有力一扶，留下的则是永久而珍贵的深刻记忆。无论何时，回忆起来，我们内心都涌动着难忘的温情。

投稿/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小说连载

首席医官

(3)

文/谢荣鹏

一念之差失之交臂

曾毅愕然，老人家满面红光，中气十足，似乎还没老到说几句话就会困的地步吧。他本来还想再说说那个小男孩的病情，但一看老者这个样子，心里稍一琢磨，也就明白了。是自己太热心了，反而让人家觉得自己有所企图。

“唉……今天算是枉做一回好人！”

曾毅无奈地摇头，老话说得一点都没错：“医不叩门，道不轻传”，自己这主动送上门的医生，在别人眼中非但一文不值，还以为你有歹意呢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说下去人家也肯定不会相信，弄不好还要招来乘警。好在现在的医疗水平提高了，那小男孩就算发病，也不至于会有生命危险，顶多就是要遭一些罪罢了。

感受到老者那边飘来防贼似的目光，曾毅干脆躺倒了蒙头大睡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下午三点多的时候，车厢的广播里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：“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荣城站已经到了，感谢您的乘坐……”

曾毅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木头箱子，顺着人流下了火车。

那老者一路上都在提防曾毅，却始终太平无事。刚才曾毅取箱子的时候老者注意了，那个木头箱子的造型比较奇怪，有点像是古代医生出诊时随身携带的那种箱子，这让他心里有点疑惑，难道是自己误会人家了？

再想起那年轻人的话，老者不由心中一紧。低头看了看正在铺位上熟睡的孙子，他想叫住那年轻人再问一问，谁知一眨眼的工夫，对方就没影了。

一辆挂着军牌的豪华越野车缓缓分开人群，驶上了月台，从车里下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美妇人，雍容华贵、精致不俗，脸上超大的太阳镜，看到老者，她喊了一声“爸”，然后快步上前：“都说让您别坐火车来，偏不听。熬这么半天，就是我们年轻人也会有些扛不住的。”

老者笑着：“我晕车的老毛病，你又不是不知

道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还是坐火车好，又稳当又安全。行了，先把孩子抱上车吧。”

美妇人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脸上洋溢出幸福和满足。可惜两个孩子此刻睡得很熟，她不忍心叫醒，就在两人脸上各亲了一口，小心抱着放在了车后座上。

等老者上车，美妇人道：“车窗就开着吧。”“关上。孩子们正在睡觉呢，别再吹着凉了。”老者晕车，但还不至于那么脆弱。

车子开起来后，美妇人关切地问道：“心儿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“吃饭总是吐，晚上睡着了不停地打冷战。疗养院那边的医生治老年病还行，但对小儿病没什么好办法，到现在也没查出病因来。”

美妇人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女儿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京城九零一医院最好的儿科教授，明天一早就去看。”

老者点点头，然后不再说话，大概怕搅醒了孩子。当车子从站前广场穿过的时候，老者还是忍不住向熙熙攘攘的人流望去，希望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身影。

“爸，你要找人吗？”美妇人问道。老者摇了摇头，收回目光。

邵海波站在门诊大楼的下面，望穿秋水地盯着远处。三年多没见了，也不知道曾毅这小子长什么样了。

邵海波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初中毕业后，他就被父母送到镇上曾老爷子那里学习中医，以图日后有个安身立命的手艺。后来曾老爷子看他勤奋上进，是个有大志气的人，就资助他继续求学，直到大学毕业。

大学期间，邵海波学的是中医。但考虑到眼下中医前途暗淡，他就通过自学，拿到了中医和西医双学位，后来顺利考上西医临床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，他被分配到南江省人民医院，经过几年打拼，如今已经是消化科的主任医师，在南江省卫生界也算小有名气。

明日关注：久别重逢

传记连载

邓小平传

(15)

文/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
国民党军队这个以四川为重点的布防，是以坚守秦岭阻止人民解放军由北入川为重中之重。蒋介石认为，川北是人民解放军入川捷径，这里有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与老解放区相连，有利于大兵团机动，补给问题较易解决；而川东方向不仅战线长，而且地势险峻、交通极为不便，大兵团行动困难。因此，他判断人民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，入川的方向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，最大可能是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川。

邓小平和刘伯承、张际春、李达等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行动，估计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下，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，而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则可能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，以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，顶不住时则可由东南向贵州、云南方向逃跑。他们认为：二野主力绝不能从川陕方向正面推进，而要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，进行迂回包围，依次攻占贵阳、宜宾、泸州、乐山、邛崃、大邑等地，其中以占领乐山、邛崃、大邑各点尤为重要。这样，才能完全截断川境国民党军向贵州、西康和云南逃跑的退路，达到聚歼的目的。

经过反复研究，他们拟定出《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》，于八月十九日呈报中央军委。《命令》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“远距离包围迂回”的作战方针加以具体化，提出采用“大迂回”的行动，逐步达到聚歼大部敌军的部署。《命令》中说：“本野战军主力（除四兵团）之任务，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，以大迂回之动作，先进击宜宾、泸州、江津地带之敌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，以使宋希濂、孙震及重庆等地

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，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，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，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。”（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张际春、李达致中央军委及华东局的电报，1949年8月19日。）八月二十日，中央军委复电，表示完全同意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。二十九日，他主持召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，决定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，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川。

九月十二日，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进军西南问题给邓小平、张际春、李达的电报中，采用刘邓《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》中“大迂回”的提法，提出：“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，插至敌后，先完成包围，然后再回打之方针。”（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第5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，第670页。）至此，解放大西南的“大迂回”、“大包围”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完整地确立下来。

解放大西南，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。西南需要的干部怎么解决？西南的接管和建设怎么做？这是邓小平此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直到五月底，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仍没有着落。五月二十九日，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华东局、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，二野入川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干部问题，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，我们拟于三四月后，从华东抽出一部分干部随二野入川，估计数目有限（可以动员一批学生入川），中央有无此项准备，请告。”（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华东局、总前委致中央军委的电报，1949年5月29日。）（未完待续）